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藝術經理人出國進修專案補助計畫
成果報告書

計畫主題

觀摩進修 site-specific arts festivals & projects

計畫執行期間

2009年6月-12月

報告撰寫人/獲獎助人

貢幼穎

報告提交日期

2010年1月

目錄

一、前言.....	3
二、行程表.....	4
三、藝術節之一：Oerol Festival.....	5
四、藝術節之二：International Puppet Theatre Festival Dordrecht	13
五、藝術節之三：Festival Belluard Bollwerk International.....	20
六、藝術節之四：4+4 Days In Motion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Prague.....	28
七、藝術節之五：Wunderbar Festival.....	35
八、各別活動之一：X Wohnungen.....	39
九、各別活動之二：Here Whilst We Walk.....	43
十、各別活動之三：Tours of People's Homes.....	47
十一、各別活動之四：Common Dance.....	50
十二、各別活動之五：They Only Come at Night: Visions.....	51
十三、各別活動之六：Anna Huber in Schloss Kiesen.....	52
十四、結論.....	53

一、前言

台灣的表演藝術作品，大部分利用鏡框式劇院或黑箱劇場做為「正規」的舞台。

而我深感興趣的，是利用非正規劇場作為展演場地的藝術活動，可能是森林、車站、民宅、廢棄的工廠等等；也就是所謂 *site-specific theatre* 或 *location theatre* 或 *landscape theatre*。

單就 *site-specific* 該詞，網路上即有許多辯論。有人說，一定要用演出場地進行創作的，才算。也有人說，特殊的場地氛圍，不是幫作品加分，就是正好自曝其短。而許多人同意，並不是將表演移到非劇場的空間中，就會成為一個好的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有的人抗議說空間經常被作品「強暴」，因為許多創作並未從空間裡面的故事或特性出發，而是將作品強加其上，缺乏鏈結。

有 *site-specific* 性質和意義的視覺藝術作品很多，公共藝術是其中一種。但是表演藝術作品，相較起來則少，除了 *live art*。（將 *performance* 劃在視覺的範疇中。）相較於中性的黑箱來說，非正規的空間變數多、難以預期，這也是它讓我覺得有機、迷人的地方。

本次赴歐大約半年的進修期間，我看到許多創新的展演活動，讓我對這個自以為在出發前已很了解的辭彙，或說藝術形式的認知，大大的鬆動。

現在我對 *sites-specific arts projects* 願下這樣的定義：在當下那個時空發生，在當下那個時空擁有獨一無二意義的作品。

以下章節中我將一一介紹主要造訪的藝術節，或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個別活動。

備註：

以下的報告中，將以「觀眾」一辭，來指稱相對於擔任創作工作的藝術家，儘管很多時刻，在這樣的計畫中，觀眾需要一起「參與」及「創造」，才能完成整個展演，並不只是「觀看」而已，而「創作」也不僅是「藝術家」的事情。

二、行程表

本次在歐洲觀摩及參加的相關活動甚多，本份報告只介紹主要的藝術節，或令我覺得值得分享的個別展演活動。如下：

2009/6/12-21, Terschellings Oerol Festival, 荷蘭

2009/6/19-28, Puppet Theatre Festival Dordrecht, 荷蘭

2009/6/25-7/4, Festival Belluard Bollwerk International, 瑞士

2009/7/24, Anna Huber in Schloss Kiesen, 瑞士

2009/9/24-27, “X Wohnungen”, 奧地利

2009/10/9-16, 4+4 DAYS IN MOTION Theatre Festival, 捷克
以及藝術節節目 *Here Whilst We Walk*

2009/10/29-11/1, “Common Dance”, 英國

2009/10/30-11/15, “They Only Come at Night: Vision”, 英國

2009/11/6-18, Wunderbar Festival, 英國
以及藝術節節目 *Tours of People’s Homes*

三、藝術節之一：Oerol Festival

<http://www.oerol.nl/>

藝術節舉辦期間：6月12日-21日

我造訪時間：6月19-22日

地點：Terschelling, The Netherlands

訪談對象：Joop Mulder, Artistic Director

一、藝術節簡介

(1) 背景及特色

位於荷蘭西北方的小島 Terschelling，平常是自然生態豐美的國家生態地：溼地、沙丘、雁鳥、海狗等。島上居民只有五千多人，每年六月卻會湧入五萬多人，成爲一床難求的觀光盛地。這五萬多人都是爲了一年一度的藝術節 Oerol。

Oerol 定期於每年六月中舉辦十天，2009 年是第 28 屆，當年從一個小型的街頭戲劇節起家。「oerol」這個字在當地的方言是「everywhere」的意思，每年在這十天當中，包括了戲劇、現代舞、歌劇、裝置、表演、音樂、跨界的活動，使用整個島做爲它們創作和展演空間：穀倉、牛棚、沙灘、森林、沙丘、市街、酒吧、船屋、防空洞等。每年藝術節期間，島上大約有六十處地方會變成藝術家的舞台，有的是臨時搭建的帳棚，更多是利用既有的空間改造成小型的劇場，還有在大自然中直接的演出。每年約有五萬人造訪，銷售約七萬張票。

藝術節的宗旨是藉著舉辦 site-specific 的藝術節，將國際知名、創新的藝術作品，與 Terschelling 小島當地的傳統和自然人文背景結合，以創造該區域的文化能量。Oerol 自豪地說，在過去這十五年中，它已發展爲歐洲 site-specific 戲劇的中心。

藝術節的節目來源主要爲兩部分，一個是策展邀演，一個是徵件。主動邀演和徵件均訂有中心主題，命題靈感均從小島本身出發，結合世界發展的趨勢。而藝術節最重視的徵選條件，就是藝術家必須清楚地說服主辦單位：爲什麼他們想要這個藝術節裡呈現作品，爲什麼是這個島，而不是別處。

(2) 節目簡介

今年的主題是「grass between the boards 在木板之間的青草地」，因爲荷蘭文中

的「走上舞台」可以說是「走上木頭地板 (the boards)」，因此取其雙關意；強調人文與大自然的結合，也正是 Oerol 的特色。

Oerol 的節目可區分為兩大部分：一個叫 passport programme，一個叫 theatre programme。在 passport programme 之下的活動，都可以免費參加或欣賞，只要訪客先買一本 Oerol Passport。2009 年，passport programme 裡的展演，音樂類的大都被安排在島中間的藝術節基地裡，街頭戲劇大都在小鎮街上，裝置和其他展演則點綴在環島的兩條主要腳踏車道旁，或需要藉由腳踏車道才能深入的樹林中。2009 年最讓樂迷興奮的名單是來自美國的重要獨立音樂團 CocoRosie。在樂團名單的選擇上，Oerol 的音樂口味或許可以類比「簡單生活節」在台灣，或「春吶」：從搖滾到另類、從世界音樂到爵士，流行音樂很少。

而 theatre programme 之下的每個活動，則需要單獨買票。（但也需要先擁有 Oerol Passport 才能買票。）它們包括了(1)外國團隊的展演，且它們在 Oerol 的演出通常也是荷蘭境內的首演，(2)荷蘭團體帶來 Oerol 的作品，(3)所謂的「Atelier Oerol (意即：Oerol 工作坊)」中發展創作出來的節目。除了 Atelier Oerol 之外，前兩種節目的來源有徵件也有邀演。2009 年在 theatre programme 之下的節目，共有超過三十檔是首演。

整個島由西到東分為八區，藝術節在 Passport 裡面，有清楚列出每個節目、每個場地、贊助餐飲店的所在位置，以及每一區之間騎腳踏車大概需要花費的時間，從西到東大約需騎上七十五分鐘，甚至還提醒了逆風需要花更多時間的可能。因此在規劃一天之中自己欲看的節目時，就需要將每個場地之間的距離考量進去。

2009 的 Oerol 共有四十檔戲劇和舞蹈節目、五十檔音樂節目、二十五檔屬於 passport programme 的展演。族繁不及倍載，茲描述兩檔常被提起、令我印象深刻的節目如下：

2008 年，知名美國導演 Robert Wilson 受邀和兩名荷蘭藝術家合作，在 Oerol 做了一個作品叫做「Walking」--一個需要觀眾參與的四個小時行走計劃。行走路線從島的南端海岸出發，四個小時中經過十三種不同的地理景觀。其中一位和 Robert Wilson 合作的藝術家 Boukje Schweigman(編舞者/舞者)，2009 也在 Oerol 呈現了一齣自己的作品 Wiek。由風力發電的扇葉啟發的靈感，三名舞者在一個如同競技場的封閉的圓形場域中，在沙地上跳舞，或對抗、或順從著場中間不停在轉動的大形扇葉。演出地點設在距離行人步道出口遙遠的海灘上，觀眾必須跋涉過濕軟的沙灘，才能抵達進入舞台，圍坐在圓形表演場地的周圍。由於舞台場域的頭頂是開放的，坐在那看著演出，觀眾看得到天空、聽得到海潮聲，但看不到海。而演出從晚上十點開始，正好是當地夏天開始天暗的時間，因此天空的顏色開始變化，場域內時而緊弛的音樂和氣氛也開始變化。對藝術總監 Joop Mulder 來說，觀賞這個節目是個美妙的經驗：「這個節目可以去不同

的地方上演，但它依然是個 site-specific 的演出。」

音樂會 *Lān*：創作者 Sytze Pruiksmā 是一位作曲家、樂手、鳥類專家。他利用荷蘭北方海岸 Frisian 一帶的地理景觀，譜出了這個交織了 video、現場打擊樂、預錄音樂的交響音樂會。音樂會的地點設在島上最東邊的大草原，音樂家演奏的高台再往東幾十公尺即是海。晚上十點半左右，音樂會上場。影片的內容取材海邊的風景：海鳥、潮汐、木桿等等。在音樂會開始之前，耳旁只有呼呼的風聲，眼睛所及之處，就是日漸昏暗的天際線、被風吹得變化快速的雲朵、偶爾的落單海鳥，我瑟縮在毛毯之下，分不清聽到的是真鳥叫聲還是音樂預錄下的鳥叫聲。大草原上除了大螢幕上的影像和打在 solo 演出者的高台上的燈光，沒有任何其他光亮。演完後大家在微暗的遠方燈光下慢慢走回停車處。這是一場在生理及心理上都令人難忘的音樂會。

二、Behind the Scenes 幕後細節

(1) 人才培育及創新

Atelier Oerol 值得被特別介紹。大約從十年前開始，Oerol 開始著重支持 site-specific 這個領域 (location-specific theatre, landscape theatre) 的年輕藝術家。為了鼓勵這類創作的發展和研究，藝術節開始了「Atelier Oerol」這個計畫。

這個計畫像是年輕才華者的實驗場，在資深、知名的藝術家的帶領之下，藝術家們在島上參加工作坊，並從工作坊中創作出 location-oriented 的戲劇或視覺作品。Oerol Festival 也和國外單位合作，讓藝術家除了參加 Oerol 的工作坊，也參加歐洲其他地方類似的工作坊，例如法國團體 Le Phun 將和荷蘭劇團合作，為 2011 年的 Oerol Festival 發展出一個作品。

這些在 Atelier Oerol 創作出來的作品，也就是這個藝術節和這個島的獨家製作。在 2009 年藝術節的節目中，共有五齣是出自 Atelier Oerol 的作品，法國的作曲家和戲劇工作者 Pierre Sauvageot 並是駐村藝術家，創作出命名為 Harmonic Field 的曲子，利用島上無窮盡的風力發動樂器，預計 2010 年正式演出。

總監 Joop 表示，參與 Atelier 的藝術家不需經過徵選，但是他和另一位負責節目的總監 Kees 一起去看 potential 藝術家的作品、和他們談話，告訴他們為何想邀請他們來參加工作坊。而邀請該藝術家的準則，非常重要的一是與人的溝通，以及他願意使用地景和環境來進行創作的程度。

工作的過程，大約是藝術節邀請創作者們冬天的時候來到島上，總監 Joop 帶著他們走遍全島，創作者們說他們想說的故事、想做的作品，有時 Joop 會提供一些意見加進他們的故事，有時候會換成 Joop 告訴他們島上的故事，刺激更多靈

感。Joop 會帶大家去看島上可能適合他們作品的場所，有時藝術家們也會主動提出自己想用的地方。因為島上整體環境屬於國家公園，很多自然生態保護區是無法使用的，所以在確認細節後，最後藝術節和創作者們達成共識找到欲使用的場所。

參與工作坊的藝術家不見得每個都有 site-specific 作品的工作經驗。Joop 表示，Atelier Oerol 是歐洲唯一針對 site-specific theatre 的工作坊，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參與者外，他也和創作者們多次談話，他給了參加者們很大的刺激讓他們從事這樣的創作。因為他所喜歡刺激人們去看、去感受所在的地方。

Atelier Oerol 對於藝術環境的額外貢獻，就是藝術家們學習到在戶外或非傳統空間工作的經驗，當他們離開 Oerol 時，也帶著新的想法和刺激回到劇場。

雖然 Joop 說參加工作坊的藝術家不需要經過徵選，不過看看 Oerol 在 2009 年藝術節之後，在網站上公佈的參加工作坊資訊，或許可以更了解藝術節的做法：

針對有興趣創作 location theatre 的年輕戲劇工作者，Oerol Atelier 將舉行為期一週的演講、實做、研究、影片欣賞、討論、經驗分享等，邀請導演、劇作家、設計師與學員一起討論關於空間的種種面向，讓學員有機會更了解這類藝術形式及其技巧。

將討論的議題：

你在那個空間發現什麼？你從那裡讀到了什麼？你給空間加入什麼？你想怎麼用那個空間？你會告訴那個空間什麼事？

將利用工作坊的場地，著重在從想法到計畫，最後成爲一個可執行的、適合那個場地的概念。

舉行時間：2009 年 12 月 14-18 日

舉行地點：Kinum, Terschelling

費用：講師及相關課程費用由藝術節負擔。學員付 50 歐元以及自己往返 Terschelling 的交通費用。學員資格爲荷蘭或比利時荷語區的戲劇工作者，上限爲 12 人。欲參加者需在 11 月 22 日前將 CV 及動機信 email 至藝術節，藝術節會於 12 月公佈可參加工作坊的名單。學員需全程參加。

針對專業人士之間的交流，藝術節也有所謂的 professional programme 的機制，需先經過報名。報名成功後的專業人士將可以享有優先購票的線上購票權利，也會獲贈一本 Oerol Passport，也可以參加藝術節爲藝術家和其他專業人士舉辦的聚會

和演講活動。2010 年的藝術節將於六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舉行，預計一月底會公佈參加 professional programme 的方法。

(2)組織和財務

Oerol Festival 現在的運作組織是非營利組織的基金會（Stichting Terschellings Oerol Festival）。每年活動前半年的緊鑼密鼓籌備期，約有六十個全職及兼職的工作人員、五百名義工。主要規劃及執行的辦公室員工大約是三十人。主要經費來源是票房收入。主要的補助來自政府的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ulture and Science. 私人企業的贊助亦相當普遍。例如 08 年爲了 Robert Wilson 的案子「Walking」，數個企業基金會即共同贊助了二十四萬五千歐元的資金。

Oerol 提供的資料豐富，關於參與的眾多藝術團隊可以得到的收入，這裡也提出參考。

(a) theatre programme 裡的團隊

Oerol 表示藝術節自己沒有節目經費，它完全靠票房收入來邀演節目。藝術節與團隊拆帳的方式爲：團隊保證可以拿到滿座時 75%的票房收入。

計算公式爲：

$75\% \times \text{演出場次 (例如 9 場)} \times \text{觀眾人數 (例如每一場滿座爲 100 人)} \times \text{票價 (例如一張票爲 9 歐元，減去 6\% 的稅後爲 8.46 歐元)}$

$75\% \times 9 \times 100 \times 8.46 = 5710.5$

因此團隊這一趟參加 Oerol 可以保證拿到 5711 歐元的收入。

藝術節提供這樣的保證，團隊若計算後發現收入可能不夠，可以即早申請其他的補助或贊助。而關於演出的設備、器材、住宿、膳食、交通往返，則由團隊自行負擔，但藝術節可以代爲安排，於藝術節結束後與團隊結算。藝術節並聲明所有的收費標準將與荷蘭其他地方的標準一樣，並不會因爲在小島上而敲竹槓。☺

(b) passport programme 裡的團隊

passport programme 裡的小型演出絕大部份均爲徵件而來，針對 2010 年，藝術節已公告獲選的節目每個將有 1800 歐元的演出費。節目在技術條件上必須是方便自行隨時重新搭台演出的。藝術節將提供最多不超過三個人的旅費、膳食、以及在露營場的住宿。

(c) 自製節目的再收入

儘管有很多節目是在 Oerol 創作，而且是特別在那個場地上創作的，但藝術節有多次協助節目巡迴演出的經驗。不是每個節目、每個邀約都可行，但通常一個 Oerol 自製的節目可以用大約兩週半的時間調整作品，在另一個場域演出。例如 2009 年 9 月，Joop 就率領了一批荷蘭的藝術家和節目，到紐約的 Governor

Island，與 Robert Wilson 主持的 Watermill 合作，參加慶祝四百年前 Henry Hudson 從阿姆斯特丹到紐約的 New Island Festival。

(3) 和當地政府和居民的關係

Oerol 和 Terschelling 當地居民關係良好，Joop 表示，的確一開始的時候，島上居民們覺得他們很奇怪，畢竟 Terschelling 以畜牧業酪農業為主要收入，民風淳樸，對他們來說這個藝術節是個奇怪的新東西。經過不斷的溝通及數年的證明，居民們了解了這個藝術節，現在他們很歡迎這個藝術節，因為它氣氛很好、觀眾友善，而且有很好的經濟效益。但 Joop 經常掛在嘴邊強調的是：藝術是優先考量，人們是因為特別的藝術而來的；當人們來，經濟就成長。而不是反方向。人們來這裡是為看別的地方無法看到的東西，那就是藝術創作和環境的結合。

Joop 表示，自然生態保護者和照管這個島的有關當局，一直有良好的關係，他也能在其中找到平衡點，一直試圖開發新的可用之處。但儘管是一個已經舉辦二十八年、全國知名，在專業領域中也具有領導地位的藝術節了，一提起目前所遇到的困難，Joop 第一個講起的仍是官僚制度。他抱怨有關當局的規束和干預越來越多、越來越嚴格。他說：「各種各樣的規定：安全考量的、自然保護的，幾乎到了舊時共產制度的地步。」越來越多需要準備的文件、需要出席的說明會議，消耗他非常多的心力和時間，而這些都等於龐大的成本支出。

(4) 其他

或許是因為交通和訂房不易，因此我感覺島上百分之九十八訪客仍是荷蘭人，講英文的外國人不多。因為訂房不易，因此大部分前來參加藝術節的荷蘭觀眾選擇在島上露營，也在住宿費上省下一筆，當地有極多規劃妥善的露營地。

因應越來越多的外國訪客，在節目手冊中，主辦單位也特別版位：推薦特別值得外國觀眾觀賞的節目，可能是無語言障礙的展演，也可能是 Oerol 獨家製作的節目。（事實上，荷蘭許多大小劇場的節目手冊也開始在適合的節目旁放上「language no problem」的標誌。）

照片：
島上景觀



藝術節裝置作品



藝術節表演節目



Wiek (攝影: Anke Teunissen)



Lån



街頭表演

閉幕音樂會

藝術節中心基地



四、藝術節之二：International Puppet Theatre Festival Dordrecht

<http://www.poppentheaterfestival.nl>

藝術節舉辦期間：6月19日-28日

我造訪時間：6月24-28日

地點：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訪談對象：Damiet van Dalsum, Artistic Director

一、藝術節簡介

我之所以造訪本偶戲節，是因為它四檔利用非傳統劇場演出的節目：「Living Room Tour 客廳系列」、「Boathouse Tour 船屋系列」、「Garden Tour 花園系列」、「Whisperboat 城市遊船」。因此本報告將著重介紹以上四種節目的幕前幕後資訊為主，而非整個偶戲節。

(1) 背景及特色

位於荷蘭中部的城市 Dordrecht，是個有 12 萬住民的小城，十六世紀時，在這裡首次召開「荷蘭」這個國家的會議，根據藝術總監 Damiet van Dalsum 表示，「是荷蘭最古老的小鎮。」

我造訪的這個 Dordrecht 偶戲節，每年一次，2009 年是第二十四屆。由於偶戲節創辦人，同時也是這個節的藝術總監 Damiet，本身長年居住於這裡，對這個小鎮的了解與喜愛都非常深厚，因此她選擇在這裡呈現她的偶戲節，並且一做就已即將二十五年。2010 年的全球偶戲大會 UNIMA (The Union Internationale de la Marionette) 將於六月偶戲節舉行前幾天在這裡舉行，而過去也有數個台灣藝術家受邀在此演出，例如飛人集社的石佩玉、山宛然布袋戲，以及 2009 年的無獨有偶劇團。Damiet 表示：「我希望我做的這個藝術節的名聲就是，整個城鎮是它的舞台。結合藝術，這是看 D 市非常好的方式。」

經過多年的經營，已經變成 D 市的夏季重點活動之一。而每年最快售罄的節目，就是 Damiet 發展出的四種特別系列：「Living Room Tour 客廳系列」、「Boathouse Tour 船屋系列」、「Garden Tour 花園系列」、「Whisperboat 城市遊船」。尤其是最後一種，甚至當前一年人們還不知道節目內容為何時，就會開始預約票券。

其中 Living Room、Boathouse、Garden 三種系列形式相同，以下於(a)部分一併介紹。Whisperboat 於(b)部分介紹。並於(c)部分介紹藝術節安排的街頭偶戲。

(2) 節目簡介

- (a) 每一個系列都有三個各約二十分鐘的小表演，分別發生在三個客廳，或三個船屋，或是三個花園中，而那些演出場地都是真正 D 市居民的家裡。購買同一個場次的觀眾依時至指定地點集合報到，被分為約 20-30 人一組，共三組，由工作人員帶領，同時出發分組前往三個不同的客廳。

到了那一戶，工作人員敲門或按電鈴，主人出來開門，帶領觀眾進入他們家裡的客廳或花園，安排大家坐好，這時表演者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演出了。看完之後，再由領隊的工作人員帶領，離開這一家，跟主人再見，前往下一個客廳或花園或船屋。

在客廳系列的三個演出，分別是香港黃飛劇團的懸絲偶、以色列藝術家 Yaron Milgrom 的“TSIK”，以及 Jerusalem 視覺藝術學院的學生 Moran Sandrovich 利用自己的身體一部分和物件做的獨角戲“Gedem”。

船屋系列的三個演出，分別是比利時 Clair de Lune Theatre 的影戲“Het Circus is aangekomen”、荷蘭團體 Tg Winterberg 的手偶“Harrie Harses”，以及法國 Compagny en Verre et contre tout 結合了物件、真人、影戲的演出“Stuurloos”。

而花園系列，則是：來自比利時 Miaowproductions 的「跳蚤馬戲團」“Madame Rosa’s”、荷蘭演員 Etienne Borgers 的青蛙偶劇“Koele Kikkers”，以及德國 Flunker Produktionen 本來故事即以花園為背景的人偶劇“Tuin der Lusten”。

- (b) 2009 年的 Whisperboat，偶戲節邀請來自義大利的家族劇團 Girovago e Rondella，針對 D 市創作這個遊河的行程。每日有兩個場次，晚上九點半或晚上十一點，大約二十個觀眾來到碼頭，登上小船。行程由船上的小提琴手或吉他手演奏揭開序幕。

小船駛過和兩岸民宅極為靠近的蜿蜒運河，劇團創作出的詭異生物，出奇不意地出現在經過的路線上：小橋上、親水階梯上，甚至是小船上。有：三隻腳的水手、臨空出現的大腳掌、小手指偶等等。最後小船突然行駛至開闊的河面上，在那裡我們對 D 市的樣貌從 **close-up** 變成了從遠方的 **overview**，而行程也來到了高潮：從水中升起之前只看到手或腳的巨人人偶，一旁還有音樂家現場演奏玻璃杯協奏曲，營造出夢幻的一刻。

而經常看到的一幕，是還有當買不到票上船的觀眾，騎著腳踏車在河岸上跟隨著小船的 **tour**，在陸地上移動，他們除了自己欣賞到半套的節目之外，也變成船上觀眾的風景之一。

- (c) 另外，一如傳統，偶戲節安排了許多免費的街頭表演，發生在偶戲節的最後一個星期六。從早上十一點開始到下午四點半，D 市最熱鬧的廣場中心及其周圍購物商圈的街道，十個不同小表演輪番上陣，定點演出或四處遊走，取悅了眾多逛街的一般民眾。而當天在晚上十一點，藝術節也在 D 市古老的碼頭邊，安排了兩場大型的露天 **spectacle** 表演，做為偶戲節的閉幕演出。

二、Behind the Scenes 幕後細節

(1) 關於客廳、花園、船屋系列

(a) programming 考量重點

發生於這些家裡的小演出，大都是總監 **Damiet** 在他處看過的表演，覺得適合這三個系列中的某一個系列，因此邀請來偶戲節。**Damiet** 表示，演出規模必須小，可以在有限的民宅空間中架起它的舞台，或是直接利用現場環境，且必須讓人有親近的感覺。她會納入不同形式的表演在同一個系列中，例如船屋系列中有真人、影戲、手偶。

(b) 場地

通常是 **Damiet** 主動希望使用某處，例如她剛好去到的地方，她會直接開口詢問屋主；而同時她心中已有適合節目的想法，在心中已有配對。大約於前一年的九月或十月開始物色地點，然後知道結果是否可使用，再做選擇。經過多年的耕耘及累積，現在偶戲節每年可使用的地點已經越來越多。每個提供場地的屋主均樂意和他人分享他們認為美麗的房子，在和藝術家合作、和偶戲節合作的過程中，也沒有任何的抱怨。若說抱怨，只有 **Whisperboat** 的 **tour**，曾經有兩旁

的住戶打電話來說太大聲了。

而 Dordrecht 這個偶戲節很特別的一點做法，是讓參與這三個系列的演出者直接住在他們要演出的屋主家，也就是演出的同一個場地。因此他們和屋主有良好的關係，而且也容易向屋主詢問進一步的協助，更加 involve 屋主於這一次的表演中，而不是是場地提供者而已。而藝術家進駐/住的時間也不會很長，Damiet 表示，如果是船屋系列，通常是前一天或當天到而已，所以演出者必須很快的適應和調整。

(2) 關於 Whisperboat

這個利用 D 市運河的「Whisperboat 城市遊船」節目，大約發展於八年前，每一年是不同的團隊，它是偶戲節每一年的自製節目，自己製作、處理所有的事情。以 2009 年為例，Damiet 前幾年在比利時看到這群義大利表演者的演出，之後於不同年分別邀請他們來船屋和花園系列演出，而 Damiet 也協助給予一些小的指導，他們在船屋和花園的演出都很成功。所以 Damiet 與他們討論接受委託，創作大型的 Whisperboat Tour。

整個工作過程大約於前一年十月開始，冬天進行偶的製作，以及繁多的行政協調事項，所以前後大約七、八個月。

(3) 組織與經費

即使在偶戲節最忙的期間，全職員工最多也只有八個人。因此我們在活動期間，經常看到的是每一個人都身兼數職：Damiet 本人出現在開演前「請關手機」的 announcement、在客廳系列觀眾集合時收票替大家分組、藝術團隊抵達 D 市的 reception 及 orientation 等等。

因為偶戲節現在已成 D 市的重要文化活動，所以四年前，政府改變了政策，一次給四年的補助。而從整個偶戲節目經費比例上來說，約從兩三年前開始，政府的補助占一半，另一半是贊助和票房。而在那之前，超過一半經費的比例是來自努力找到的贊助和票房。

但是四年一次的補助，到 2010 年結束。所以代表 2010 年的偶戲節結束後，Damiet 又得與政府重新談一次，談未來的合作方式。所以偶戲節現在所能做的，就是準備 2010 年，辦個成功的節，希望能讓未來的補助更加順利。而 Damiet 也不諱言的提到，如果政府決定不繼續，如果 Dordrecht 偶戲節必須結

束，那她就去別的地方。無法做 long-term 的永續規劃，是當 Damiet 一提到所謂的困難時，率先浮上心頭的一件事。

照片：

小城景觀



表演節目



Living Room Tour: 香港黃飛劇團



Garden Tour: Miaowproductions



Boathouse Tour



Whisperboat



Whisperboat



街頭偶戲



街頭偶戲



閉幕秀之一



閉幕秀之二



帳篷裡的兒童偶劇



演後座談：無獨有偶劇團

五、藝術節之三：Festival Belluard Bollwerk International

<http://www.belluard.ch/>

藝術節舉辦期間：6月25日-7月4日

我造訪時間：7月1-4日

地點：Fribourg, The Switzerland

訪談對象：Sally de Kunst, Director

一、藝術節簡介

(1) 背景及特色

Festival Belluard Bollwerk International 國際藝術節的發生地是位於瑞士西南部法語區的觀光小城 Fribourg，約三萬三千個居民。藝術節名字源自城中一個建於十五世紀的堡壘(英文 Great Bulwark、法文 Belluard、德文 Bollwerk)，自從 1983 年，它每年固定於六月底的時間舉辦十天，宣告夏天的到來。2009 年是第二十六屆。

二十六年前一群當地的藝術家佔據了堡壘 Belluard，在那幾週之中，他們沒有錢或補助，就只是邀請國內外藝術界的好友，然後每個人帶一些資源來。我所訪問的總監 Sally，其實是比利時人，於 2007 才獲邀接掌藝術節；在她之前，藝術節的總監一直是由 Fribourg 當地的人出任，藝術節中的評審才是向外邀請。對 Sally 來說，F 市在人口、面積、個方面來說，是比較地方性的城市，但藝術節仍能持續舉辦二十六年，且會特別納入來自外面的觀點，是很讓她驚異的。

它是一個跨表演及視覺領域的藝術節，舉辦的地點除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堡壘、城裡新的藝術中心 Ancienne Gare 的劇場之外，還有許多非傳統展演場所的公共空間。藝術節希望鼓勵藝術和市民的對話，鼓勵觀念的交流和反思。

(2) 節目簡介

2009 年的節目主題可以用兩個詞做摘要：economy 經濟和 participation 參與。但也並不是藝術節先訂了一個主題，然後試著把所有事情放在這個框架之下。F 市人並不多，但購物中心和店面卻不少，而自從金融風暴後，城裡有許多空出

來的店面，在歐洲其他城市也是這樣的情形。這是現實中的情況，而同時間，藝術節也和藝術家們會面、聽他們的新計畫等，所以自然而然地，事實和藝術家的計畫逐漸集中靠攏，然後浮現了藝術節的主題，節目也更加具體。

2009 年的藝術節有四個主要的場地：堡壘 Belluard、堡壘旁邊古時的軍械庫 Arsenal、已改為藝術中心的舊車站 Ancienne Gare，以及城裡的店面。整個節目可以分為三塊介紹：（a）城裡的店面”shops”，（b）軍械庫裡的「KITCHAIN 廚房計畫」，（c）堡壘和舊車站裡的節目。

（a）城裡的店面”shops”

2009 年藝術節邀請了五組藝術家，利用 F 市中閒置招租的空店面，在藝術節的十天之中，「開了五個店」。不僅是訴求藝術節的觀眾，也觸及經過的行人。

Helsinki 的藝術家 Johanna Lecklin，開了一家”Story Café”。觀眾走進這家 cafe，裡面各處是藝術家訪談不同人的 video，在這些 video 裡每個人說一個自己的故事。觀眾可以單純觀賞這些 video，或也可以用自身的故事交換藝術家提供的咖啡，藝術家現場備有拍攝設備可以即時進行錄影，進行這項交易。

來自蘇黎世的 Galerie San Keller，其計畫名稱叫作”As Good As”。在這個計畫中，創作者邀請幾個重要的畫廊收藏者，介紹他們收藏的作品。而在 As Good As 中，他所展覽及販售的，就是這些讚美的宣傳演說，而不是那些作品。因此當我進入 “As Good As” 這個展間時，只看到光凸凸的牆壁，但耳邊不斷聽到某人對某物品的介紹及溢美之辭。

來自維也納的 Matsune&Subal，在他們開的”Store”中，販賣表演、行為、動作。”Store”就開在人來人往的購物街的正中央，藝術家之一站在門外招攬顧客/觀眾，一邊解說「菜單」上的六十種菜色。觀眾們付出幾塊瑞郎的價錢，點一道「表演」例如「瑪丹娜」，或是點一道「行為」例如「Cappucino」。藝術家們則現場表演，有時觀眾會順便得到一個小紀念品。

F 市本地藝術家 Andreas Vetterli & Rene Walker，他們開的是「冰店」”Tout Doit Disparaitre! – Alles Muss Weg!” 在他們的冰櫃裡，有冰做的槍、手、杯子、泰迪熊....無所不冰。觀眾可以用自由樂捐的價格，買任何一個品項。藝術家告訴我，他將收來的錢捐給慈善單位，而所有買來的東西，「最後都會消失」，這也是這項計畫名稱的意思.....。

柏林的藝術家 Anna Faroqi，作品名稱”Das Notigste – Le Strict Necessaire”。在這個計畫裡，藝術家利用畫畫，將一個空的空間佈置為一個架上充滿商品的店

舖。非常地擬真，增加了很多現場觀看的趣味。現場也備有紙和彩色筆，觀眾可以畫出他們覺得這個店還應該販售的商品，然後自己把它們展示在架上。

(b) 軍械庫裡的「KITCHAIN 廚房計畫」

KITCHAIN 這個作品，源自藝術節裡舉辦競賽的傳統。針對 2009 年的藝術節，主辦單位公開徵求關於“festival kitchen”的計畫，最後來自里斯本的藝術家 Antonio Louro & Benedetta Maxia 在所有的提案中脫穎而出，將他們針對場地軍械庫設計的廚房具體製作出來。

KITCHAIN 是藝術節期間晚上的交誼中心，這個搭蓋出來的廚房是一條長長會轉彎的長桌，具備多功能：可洗、可煮、可烤、可坐下吃、可聊天，它有傳統的廚房讓廚師現場為前來用餐的民眾調理食物，也有「自己動手做」的地方讓民眾可以自己煮。想要自己煮的民眾需要先預約、付租金，可以請主辦單位代為購買有機食材，也可以自己帶來。根據 Sally 表示，今年的 KITCHAIN 計畫極為成功，它是一個吸引大家前來吃飯、交誼、聊天的地點，人們一天晚上比一天晚上多。人們坐在長長的桌子兩側，身旁坐的可能是不認識的人，開始交談，這是這個計畫極為重要的成分。

(c) 堡壘和舊車站

F 市的舊車站 Ancienne Gare，今年是第二年做為藝術節的諮詢中心。同時這裡面也有改建出來的黑箱劇場，可以呈現一些需要劇場效果的作品。

藝術節的精神中心，中古世紀留下來的圓形堡壘 Belluard，則在圓形廣場中搭了個舞台，上演一些在形式和內容上都不那麼傳統的表演作品，例如以笑聲笑出每一個音符的「Laugh」。堡壘同時也是藝術節開幕和閉幕音樂會的場地。

二、Behind the Scenes 幕後細節

(1) 經費和組織

2009 年藝術節的總經費是九十萬瑞士法郎。二十二萬來自 Loterie Romande 樂透，它是最主要的，會持續三年；這部分做為人事、企劃等所有事的基礎。

十五萬來自 Canton of Fribourg(省)，也是三年，做為創作的製作費，創作的但書是 F 市的作品，不一定要是當地的藝術家，但是必須是新的、首演，而不是改

編過的，所以它必須是在這裡製造的作品。如果要製作一齣“真的”、一般的戲，這樣的錢是不夠的，所以對藝術節的策劃團隊來說，他們總是在尋求創意解套的方法，2009 年的例子就是「廚房計畫」、「小朋友企業計畫」，以及城中的「商店」。

另有十二萬兩千來自 City of Fribourg(市)，也是為期三年，這部分就沒有指定條件。其餘仍有約四十萬的經費，來自私人組織的贊助。

平常一整年中，藝術節是四個人的編制。大約活動前三、四個月開始，有接案子的工作人員加入，整個團隊變大。藝術節期間大約有八個技術人員，辦公室內是十個人，以及為數眾多的義工。對 Sally 來說，她的第一個願望就是增加平常時的組織人員，然後是藝術節期間的。目前的編制對他們來說撐得相當辛苦。行政製作團隊需要跟上持續在專業化的藝術層面，他們需要能完成藝術家的需要，也要跟上國際化的規模。

(2) 藝術節專屬製作—KITCHAIN

KITCHAIN 很值得一提：

藝術節常年以來一直有徵件比賽。對 Sally 來說，規劃這個競賽的遊戲規則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想想這裡如何一年到頭都能有藝術家。對大部分市民來說，這群藝術節的人很像每年中間突然出現十天，然後又消失。而 Sally 希望在藝術節之外，一年之中的日子，也能有藝術家來 F 市。也因此當她應邀擔任總監後，她將這點考量加入競賽的方式中：在競賽中勝出的人，來到 F 市駐村，接受 mentoring：一群專家的討論、顧問、教導，和這裡的人們見面、在這裡發展計畫，當然還有認識彼此；這整個過程應該是個理想的 meeting place。

以廚房計畫為例，藝術節在徵件截止後選了七個提案，邀請藝術家們於前一年十一月的時候來 F 市駐村一個禮拜，然後進行第二回合的提案和比稿，最後選定一個計畫出線。勝出的里斯本團隊二月時回到 F 市，製作實踐他們的計畫。2009 年的 Kitchain，是一個可重複收納利用的作品，藝術節預計 2010 年再次使用這些設備，它會長期地留在 F 市。

雖然藝術節節目中另一大部份是邀演的節目，不過兩者是互相關聯的。例如今年的 kitchen 競賽，先有徵件，然後藝術節看到很多申請的人都認為廚房是一種社區廚房，大眾可以在裡面煮菜，也有很多企劃案認為，它是種另類經濟，這些都影響了 Sally 思考其他的邀演節目，她自認從藝術家的申請案中得到很多靈感和 input。

(3) 關於場地：the shops

城市裡藝術家們使用的那些空店面，是藝術節的工作人員一步一腳印找出來的。兩位製作助理走遍整個城，找出所有的閒置空間，聯絡有關當局，找出誰是屋主，或誰是這筆店面的仲介。接下來就是打電話、試著見到屋主、試著說服屋主。是很辛苦的過程，但 Sally 認為，這件事在 F 市這樣的小城裡，比在大都市來得容易，因為大部分人已知道這個藝術節。而且小型的社交網路，在這裡比較使得上力。她覺得小城是她們的優勢。

而 Sally 另外提到，來自公部門的支持，對他們的幫助甚大：因為他們利用公共空間舉辦很多計畫，都需要得到批准。而當地警察局和他們關係良好，表現得相當支援，「有在跟藝術節一起想」。例如：「這裡不行，但是那裡可以，你們可以用那裡。」或許是因為警察總監本身也很年輕、四十歲出頭，對藝術節的計畫有興趣及支持。而再一次的，她覺得這可能是因為城市的規模不大，所以比較容易從人性的層面，而不是制度的層面，去接觸人們。

堡壘和軍械庫由政府借給藝術節使，不用付租金，這已是每年的傳統。Sally 覺得，使用堡壘的空間及其中間舞台，其實是有點困難的事，因為那不是像黑箱的中性空間，那些歷史留下來的遺跡，有很強烈的個性。所以要小心思考在這麼具有支配性的空間中能做什麼。

而儘管堡壘已由政府無償借用，但是僅限於藝術節期間，所以藝術節無法利用它進行駐村，讓有興趣的藝術家針對這裡發展計畫。藝術節仍沒有自己的場地，沒有可以提供排練的空間、沒有最後的製作空間，因此在國際合作的層面上，降低了合製的可能性。他們沒辦法把錢攤在桌上然後說我們要首演、我們要合製。因此 Sally 也很希望未來可以有一個藝術節的工作基地，即使一年中只有幾個月，可以讓藝術家來、做交換，建立起關係，而不是一年中只在藝術節期間來這一次，可以創作出某些更持續的事情。

(3) 透過節目參與來吸引新觀眾

Sally 數次強調小城市口耳相傳的威力，在數個節目的票房反應上看到印證。而在公共或開放空間的計畫，例如那些 shops，也讓原本不認識這個藝術節的民眾知道這個節。另外，在節目策展上，特別將 opening 和 closing event 規劃為 party 的形式，邀請 DJ，以吸引年輕人。

而 Sally 表示，在 2008 年的節目中，有兩個由藝術家創作，類似城市導覽的節

目，最後由當地的觀光局買下，將提供給一般遊客參加。

而 2009 年有一個甚為有趣的節目：來自 Hamburg 的 Judith Wilske 的”Enfants de venez Entrepreneurs!”，邀請 F 市最年輕的觀眾，也就是小朋友參加。這個計畫的過程為：藝術家五月的時候開著拖車來到 F 市，花一個禮拜在一所小學駐村，另一個禮拜在另一所小學駐村，三個禮拜在公共空間駐地。總共有大約 500 個小孩去他的拖車拜訪，和他談「什麼是企業」，他們所知道的「企業」是什麼。然後在工作坊中，有三十個小朋友把他們心中的企業表現出來。最後在藝術節期間的 Fair of Ideas 中，小朋友的作品呈現出來。

這個計畫接觸了一個特定的族群，邀請他們成為其中一份子、給他們更積極的角色，而因為小朋友都會帶他們的爸爸媽媽來，所以藝術節吸引到了一些平常可能不會來看節目的觀眾。

照片：

小鎮景觀



藝術節節目



The “shops”: *Store*



The “shops”: *Story Cafe*



The “shops”: *Le Strict Necessaire*



延伸室內室外的 *KITCHAIN*



堡壘 BELLUARD 內外



藝術節中心 Ancienne Gare 內外

六、藝術節之四：4+4 Days In Motion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Prague

<http://www.ctyridny.cz/>

藝術節舉辦期間：10月9日-16日

我參與期間：8、9、10月（以觀察者/實習者之身份，與該藝術節共同工作。）

地點：Prague, Czech

一、藝術節簡介

(1) 背景及特色

舉辦地在捷克布拉格的「4 + 4 DAYS 藝術節」，2009年是第十四屆，舉辦為期八天，從10月9日-16日。

藝術節主旨是藉著創新的當代戲劇作品，讓布拉格的舊空間物件活起來。

雖然藝術節名稱有 theatre 一字，但主辦單位很斬釘截鐵地告訴我：他們是布拉格唯一一個綜合領域的藝術節：戲劇、舞蹈、表演、展覽、論壇、導覽、演唱會等，的確什麼都有。2009年大約有二十幾個活動，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劇場或其他空間呈現作品。

4 + 4 DAYS 的特色在於開發藝術節場地。1998年時，幕後組織「Four Days」和另一藝術團體「mamapapa」合作，將原本在 Roxy Prague 舉辦的小藝術節移去非傳統的空間。過去幾年曾使用過、設置基地中心的場地包括：舊的汗水處理廠(1998)、廢工廠廠房(1999)、舊釀酒廠(2000)、老街廓區(2001)、古蹟改建之劇場空間(2002)、舊時磚房街區(2003)、布拉格動物園及冰上曲棍球場(2005)、市中心的舊牙醫診所和劇場(2006)、農業博物館(2007)、後工業區廠房和劇場(2008)。該藝術節運用布拉格的各種建築，在當地的藝文圈佔有特殊地位，也因此觸角深入專業觀眾。

藝術節最早的名字為 4 Days，因為最初的小節為期只有四天，98年的時候，他們覺得既然已花了時間心力金錢建一個劇場和藝術節中心，只做四天太可惜，因此擴大為八天，改名叫做 4+4 Days。2006年的時候，市中心的舊牙醫診所主人，願意讓他們全權使用一整棟建物，因此那一年為了這個難得的機會，藝術節擴大為十二天，名字改為 4+4+4 days。而之後的藝術節又回歸為 4+4 Days，因為對於核心成員只有四個人的他們來說，十二天把每個人都累壞了。☺

(2) 節目簡介

4+4 Days 藝術節每年都會選定布拉格中的某處做為該年的藝術節中心基地，因此藝術節的活動可看做兩大塊，一塊是黑箱劇場裡的演出，一塊就是基地上的展演。藝術節所使用的劇場大多為觀眾容納數為三百人左右的小場地，而這些布拉格的小劇場，幾乎都位於當初興建目的並不是蓋劇場的建築物裡，之後才改建成劇場空間。例如現在還是修車廠的車庫、公寓的大中庭、舊廠房等。邀演的節目從年輕的捷克編舞家，到發展已經非常成熟、澳洲很重要的現代舞團 Chunky Move 等等，節目規劃涵括世界各地。

本報告著重於介紹在藝術節基地上的展演。2009 年藝術節的基地，選在布拉格的前國會大廈 Federal Assembly。這個前國會大廈隔壁即是富麗堂皇的國立博物館(Narodni Muzeum, National Museum)，博物館位於被觀光客形容為布拉格的香榭麗舍大道的 Vaclavske Namesti (Wenceless Square)大道頂端，是觀光客必造訪之地，但儘管位於人來人往的區域，緊臨的前國會大廈，卻有大約四十年是一般市民無法接近的地方。事實上，這棟大廈在布拉格的歷史上，一直是一棟具爭議性的建築：首先，這棟造型當代的龐大建築物，建在古典而美侖美奐的博物館旁邊，即讓一般市民頗為不悅。另一點，建築師 Karel Prager 本人具有親共色彩，這點恐怕才是爭議的最大來由。

這個地點和戲場的緣分起於十九世紀時，當時這裡是一棟木造的圓形劇場。1946 年後當捷克歷史上的 First Public and Parliament 接管這個地點之後，這裡是布拉格的證券交易市場。而現在我們所看到、量體極大的建築物，是由建築師 Karel Prager 建於 1967 至 1973 年。之後在這個區域有過學運、集會遊行等等。1992 年後，當國會搬出這棟建物後，Free Radio Europe 進駐使用，而因為這個 Radio 的性質類似人權新聞，他們的記者經常被世界上的獨裁政權視為敵人，所以 Radio 的辦公室及其員工都在一種被保護的情況下工作著，也因此到 2009 年 6 月 Radio 搬走之前的八年，這整棟建築物的外面還是停著坦克車、拒網，後方有一條馬路是封閉，有荷槍實彈的警察在看守只讓 Radio 的工作人員進入的。對大部分的布拉格市民來說，這裡是一個陌生的角落。

因此當藝術節從報上得知，原來的 Radio 將搬離前國會大廈，建築物將移交給國立博物館，做為博物館的展場之一，並且大規模的整修工程將從 2011 年開始時，他們非常興奮，希望利用博物館尚未正式開始整修和營運前這中間的空檔，舉辦 2009 年的藝術節。也因此聯繫國立博物館--這個龐大且舊式的公務體系機關，開始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漫長坎坷的溝通過程。

整棟建築，藝術節只有使用部分區域：以前的議事堂、大廳、迴旋樓梯、入口旁的戶外庭園，本來藝術節希望將連同 bar、party、box office 的藝術節基地設

在裡面，但因為有管制及時限的問題，不被允許，因此後來改在戶外庭園處搭起帳篷，將基地設在帳篷裡，只單純讓展演作品和演講及導覽活動使用建築物裡的空間。

這個地點是一個各種意義交會之地：歷史、建築、社會、政治。因此儘管因為幕後協商的不順暢，藝術家無法先行進駐一段時間，對空間做什麼“大”的動作，但是在這個地點上舉行的活動，對於藝術節本身、藝術家、觀眾、民眾，都有一定的意義。例如邀請各領域的專家，甚至包括天文學家，舉行的「Parliament of the Future」論壇，各式各樣的專家，也吸引了各式各樣的觀眾，讓議室堂爆滿，也因此讓更多人知道了這個藝術節。

利用大廳的 video 裝置作品 *The People's Utopia*，將數十台二三十年前的老電視，並置播放共產時期的紀錄片和七八十年代的紀錄片。或是利用以前是議事討論空間的大會堂，針對建築師 Karel Prager 創作的 VJ 秀，強力投影與重低音放送，而觀眾就坐在以前議員們所做的位子上。

另外一個利用議事堂的 solo 節目：看似搞笑藝人的 Ondrej David 站上講台，開始進行他個人的詩文朗誦，之後甚至爬上象徵權威的主席台上，利用一盞簡單的投射燈，將他的動作放大與誇張化。這段身體與語言的表演，經常利用押韻或雙關語，巧妙地嘲諷捷克政治與社會。因此儘管型式非常簡單，但大約半小時的表演絲毫無冷場，現場的布拉格觀眾經常爆出捧腹笑聲。

另一個被運用的空間是建築裡的迴旋樓梯，演出叫做「The Invisible – Acting in Sequences」。長長的迴旋樓梯被分作故事的五個段落，每個段落有一或兩名演員演出約三至五分鐘，故事的主角在不同的段落由不同的演員飾演，觀眾一次大約十來個人，由工作人員帶領，從一樓走上樓梯，在每一階段停下觀看每一段表演，最後結束再被引導離開。我在這個節目中擔任引導的工作人員，導演表示，不同的人的引導方式或速度，都會影響表演的節奏，不同觀眾站在階梯上的不同位置，也影響了表演時的空間運用，而這些因素都是表演中的一部分：觀眾、工作人員、演員，共同構成了這個演出。有趣的是，由於這個演出中的演員，都身著平常的衣服，而觀眾又和他們非常靠近，因此有些觀眾往往不知身旁的人即是演員，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裡、何時該走、何時該停，當身旁的演員突然開口說話時，往往嚇了一跳。

另外還有一個由藝術家帶領的導覽：「Here Whilst We Walk」，則由前國會大廈做為出發的起點，進行一個小時的城市步行。這個計畫於後另文介紹。

二、Behind the Scenes 幕後細節

(1) 經費和組織

藝術節背後的組織叫做「Four Days」，成立於 1996 年，是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除了每年舉辦「4+4 Days in Motion 藝術節」之外，並策劃辦理數項國際合作的藝術交流活動，例如工作坊、研討會、共同創作案、經營管理顧問等。核心組織成員為四個人，他們的分工大致可分為：戲劇顧問、製作人、公關經理；雖然在執行層面上有分工，但其實這幾個人比較可以視為一整個 team，每個人都會參與主要的決策與方向的討論，例如大家都會看過想邀請的節目，至少在 DVD 上。而因為只靠藝術節的經費不可能活下去，所以每個人大概都還會接其他的工作。與台灣許多中小型獨立藝術節情況類似，相當辛苦。

藝術節的經費來源為(1)國家文化部的補助、(2)布拉格市的補助，前兩者構成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經費，(3)外國文化組織的贊助。藝術節在規劃節目的時候必須將這部分考量進去，例如他們不太可能做一個只有東歐節目的藝術節，因為這些國家的駐外單位沒有類似的贊助。(4)票房 – 總是只佔藝術節的一小部分，(5)媒體合作，提供免費廣告等等。

(2) Site-specific 計畫的大挑戰—和場地的溝通與協調

藝術節選擇每年基地的方式，有時是場地主人主動找上門來，例如 2000 年的釀酒廠。有時是藝術節主動出擊洽詢，例如 2009 的國立博物館，有時則是剛好認識，例如 2005 年藝術節在動物園裡做了一個一個半小時的 walking tour。這個 walking tour 的形式大致是觀眾走過整個動物園，有時停下來參觀裝置作品，有時停下來看在獸欄區中的表演者的表演。

藝術節的製作人 Marketa Cerna 回憶起來，雖然動物園也是一個公家機關，但是因為園長是他們的朋友，他了解這個藝術節在做什麼、相信他們，所以和國立博物館相比起來，這一年在做 site-specific projects 時和場地的溝通，簡單多了。園長會對他的員工說：「我想會行得通的，如果你們遇到任何問題，來讓我知道，我會跟藝術節談。」所以儘管他也擔心這個未知的過程，但他願意說服員工，讓他們安心：藝術節的這些準備以及進駐工作的人，絕對不會傷害到動物。因為在準備期間，每天大約有七十個人，每晚要等大象回家後，才能進入場地開始工作，而且要確定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因為那對動物來說會非常危險。所以這個有力的幫助就是，他讓部屬知道這群搞藝術的人是誰。

另外一個例子：2007 年時，藝術節邀請荷蘭劇團 Silo，在布拉格的農業博物館創作了一個 site-specific project。過程大約是二月時劇團先來布拉格三天，藝術節帶著他們去看兩個可能的場地，在勘查完場地之後，Silo 決定使用農業博物館。之後就是書信往返討論。在藝術節開幕一個月前，劇團帶著他們準備的材料和道具前來，利用這一個月駐地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八位捷克人和

Silo 一起工作，因為 Silo 的工作方式屬於開放接受各種意見，所以他們期待一起工作的人也提出想法和創意，而不是指揮他們該做什麼。但是在八位合作的夥伴中，只有四位很享受這個合作創作的過程，另外四位則完全相反，因為他們的 energy 和期待，很明顯地和 Silo 不合。Marketa 表示，農業博物院一直持願意討論的態度，因此最後仍合作出一個好的成品。

另一個做 site-specific 計畫的挑戰，是因為場地不如既有的劇場可以預期，因此多了很多臨時需要額外花錢的可能，例如突然要請一個 24 小時的保全，例如天氣突然變冷了，只好趕緊替在戶外搭帳篷的藝術節中心，租暖爐和暖氣。

而雖然幕後艱辛的準備過程讓製作人 Marketa 曾脫口說出「再也不想見到博物館這些人」的話，但我想這些努力都值得的。例如：藝術節期間有一天下午，荷槍實彈的警察來到了藝術節中心，正當工作人員緊張是否藝術節的活動違反了某種法規之際，這些警察東看看西看看，跟他們說：「你知道嗎？我們以前就是在這裡工作的。」原來他們就是之前被派守在 Free Europe Radio 外的警察，原來 Festival Bar 所在的地方，就是當年他們的一號崗位。我想當這些警察感嘆地說出「啊，現在真是不一樣了」時，對藝術節的同仁們應該是難忘的一刻。

照片



前國會大廈外觀



隔壁就是國立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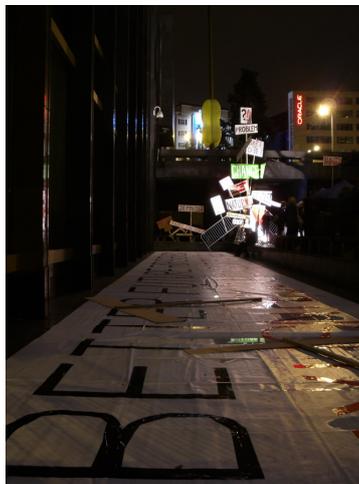
在前國會大廈門外庭園搭建藝術節中心



已放上藝術節標語的大廈門口



夜間



Festival Bar



The People's Utopia



Ondrej David



樂團 Please the Trees, in the tent



議事堂裡的 VJ 秀，觀眾全滿



記者會



在公寓中庭的劇場，圖為公寓入口



劇場之一 La Fabrika 的 bar

七、藝術節之五：Wunderbar Festival

<http://www.wunderbarfestival.co.uk/>

藝術節舉辦期間：11月6日-18日

我造訪時間：11月11-14日

地點：New Castle, UK

一、藝術節簡介

(1) 背景及特色

Wunderbar Festival 背後的策展單位是在英國 live art/performance 領域頗有口碑的 Fierce Festival。2008 年 Fierce 贏得 Arts Council England North East 的一項標案，進行一項研究，調查在該地區開始一個新的 live art 的藝術節的可能性。這項研究岸經過廣泛的諮詢後，並且在英格蘭東北方和為數眾多的場地、製作人、策展人、藝術家、商業公司等建立起夥伴關係，因此成立了一個新公司：Wunderbar Festival Ltd。2009 年舉辦第一屆 Wunderbar Festival，預計每兩年一次。

這個跨表演、視覺、happenings 領域的藝術節著重的是將觀眾置於體驗的中心；他們用遍 New Castle 市裡的大小角落：劇場、學校畫廊、廢倉庫、購物中心、購物街、電影院、私人住宅，乃至於無形的空間如：車站廣播、internet 等等，

Wunderbar 的目標是探索觀眾的參與及社交互動到極致，並從觀眾的好奇中得到靈感。雖然背後有嚴肅的學術意義，但 Wunderbar 的中心主軸可是「從玩樂中學習」。

(2) 節目簡介

第一屆的 Wunderbar 共有二十八個活動，而每個活動中可能又有好幾個不同的小節目，形式琳瑯滿目：裝置、展覽、一整天十個小時不間斷吹氣球的表演、以互動式手機及耳機進行的 city tour、讓小朋友剪頭髮、和不認識的觀眾一起組隊玩新聞播報遊戲比賽 *Sandpit*、去人家家裡作客讓他們幫你沐浴……等等。族繁不及備載，茲介紹幾個我特別喜歡的活動如下：

(a) From Here on Out

這是一個在 Newcastle 市中心的 city tour，tour 的路線已規劃好，藝術家將其製作為一個互動式手機裡的導航程式，約 45 分鐘的步行，從一個定點走向另一個定點，可能是建築物或地標。

觀眾前來藝術節中心，押信用卡的資料領取手機及耳機，工作人員說明機器的操作使用方式，告知 tour 開始的地點，觀眾自行走到城市裡規劃好的起點，按下啟動鍵，就像在美術館中戴耳機聽導覽一樣，開始移動。一旦程式啟動，在 HTC 手機的螢幕上會看到所在地的景觀，聽到藝術家在介紹這個地方的歷史。但這一切其實都是藝術家預先拍好的影片。看似熟悉的馬路，在影片裡卻在路中間多了一座高壓電塔，而那高壓電塔看起來是如此真實，讓人不禁以為在某個年份，這裡真有一座電塔，而耳邊聽到的是藝術家訴說 Newcastle 有百分之多少的電力依靠何種方式發電等等。一邊訴說，一邊指引觀眾慢慢地往下一個定點走，該走哪一條路、在哪裡轉彎，旁白均已經說明。

每一個定點的小影片大約三至五分鐘，影片結束後回到衛星導航的地圖，顯示觀眾現在所在的位置，顯示下一個定點的位置，等到觀眾走到下一個定點，地圖感應到時，下一段影片就自動開始播放，開始說那個定點的故事。而當我看到，原來的火車站變成水力發電的水壩，這時才知道一切是藝術家做的動畫特效，但因為做得非常精緻，與現實場景完美結合。

影片將城市景觀和背後那段一般民眾看不見、但其實是推動整個運作的事物重疊；這個 tour 想要讓觀眾思考：一個城市是如何運作？所需要的文明物資、能源，是從哪裡來的？經歷這一個 tour 之後，你看原來熟悉市容的方法都不一樣了。

(b) Coil to Met

藝術家 Alistair McLennan 為 performance 領域的知名藝術家。這個計畫由他跟 Locus+ 合作，後者一向擅長於在非畫廊的場地創作。這次在 Wunderbar 的場地，選在一個衛浴設備公司以前的展示間，這個展示間遠離市中心，要進入展間之前需先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兩旁是以以前的辦公室或會議室，藝術家用犯罪現場用的黃色施工帶將斑剝的辦公室一整條圍起來，觀眾需先經過這條長長的通道才能進到展間，而展間其實就是這棟建築剛入口處的旁邊而已。後來工作人員向我們說明這樣的 detour 是故意安排的。

整個展間仍有未拆除的樣品洗臉槽、瓷磚、假牆等等，地上散落了一地各式各樣的舊鞋子，走過這些舊鞋子，我們發現角落的一個透明小屋內，藝術家正坐在裡面以非常規律穩定的速度，吹氣球，而他自己已被之前幾個小時吹出的氣

球淹沒到一半。這是個延續十小時的表演，藝術家不吃不喝不上廁所，以 meditation 般的精神和境界，吹氣球。

(c) Tours of People's Homes

很有趣的計畫，於後另文介紹。

照片：

城市景觀



藝術節節目



學校穿堂內有「真人實境秀」的展演



一起在牆上畫自創的本市地圖：Sandpit



設在購物中心裡的乒乓球比賽



購物街上與民眾玩遊戲



From Here On Out



From Here On Out



八、各別活動之一：X Wohnungen

活動舉辦期間：9月24-27日

我造訪時間：9月25日17:00

地點：Wien, Austria

訪談對象：Project Haiko Pfof, Dramaturgy Patrick Wymann, Production Manager Nicole Schuchardt

一、活動簡介

X Wohnungen 這個 site-specific 的計畫中文翻譯為「X 公寓」。它已在數個城市製作並呈現過。創作者/策展人是德國藝術家 Matthias Lilienthal，計畫源起於其 2003 年時在德國 Duisburg 的「Theater der Welt」(世界戲劇)計畫。分別於 2004、2005、2008 在柏林，以及其他數個城市製作呈現過：Freiburg、Istanbul、Caracas、Warsaw、Sao Paulo。這次在維也納是第九次。在維也納是由在維也納的藝術組織 Brut Wien 製作及主辦。

這是一個完全因地因人制宜的計畫，在維也納時策展人和 Brut 是選擇了屬於維也納第二區 (Leopoldstadt) 的「Stuwerviertel」這一區，進行這個計畫。在這個計畫中共有兩條路線，每一條參觀路線中，七組不同的創作者，分別在七個不同的民宅公寓中，創作了小型的表演、事件、或裝置，讓觀眾體驗。

觀眾在主辦單位分配的時間點前往集合報到，拿到主辦單位發給的路線指引，戴上主辦單位發給的辨識手環，兩兩一組，用路線指引上面的說明例如：「順著 xx 路走約兩百公尺，遇到 xx 路時左轉」，開始出發尋找這七個公寓，在每一個公寓中待約十分鐘，觀賞完這一段的展演後，再利用路線指引的下一個說明，前往尋找下一個公寓，尋找的路程經過審慎的設計，也差不多是十分鐘。因此可以錯開每一組的觀眾。找路時間以及參觀的時間合計起來，整個計畫約三個小時。

這個計畫邀請各種領域的創作者參與，有戲劇、表演、舞蹈、建築、電影、視覺藝術等，他們與實際住在該公寓的居民合作，檢視 Stuwerviertel 這個地區的日常生活，說出屬於那個地區、或那一戶的故事或歷史。

Stuwerviertel 其實是維也納裡，一般觀光客絕對去不到，一般人也不會主動去的區域，一個龍蛇雜處的區域：大多數居民為外來移民，有有錢的移民，也有窮困的無業遊民、妓女等。在我參與的這三小時中，經常看到外來移民以及特定為他們而開的雜貨店等。主辦單位 Brut 表示：之所以選擇這一區，主要原因之

一是希望讓戲劇和藝術走出劇場，離開所謂上流社會的殿堂、進入人們熟悉的生活環境，尤其是平常少有機會接觸藝文活動的人的生活之中。讓藝術可以跟人們真實接觸、摩擦、衝撞，更具體地實現「跨界」的想法。

七個在民宅公寓裡的小展演形式非常多元，有的甚至讓人摸不著頭緒，簡述我所經歷的：有與一對年約八歲與六歲的小姐弟共同玩「我家就是遊樂園」的遊戲；有在類似教會的圖書室裡，聽當地居民錄下的對宗教的想法，身旁有藝術家的裝置；有這五分鐘之內與藝術家交談的內容只限你知我知的「Secret Service」；有藝術家在樓上只藉由跳地板讓在樓下的我們知道他的存在；有女演員（或真的妓女？）表演在五個大男孩合租的公寓中被侵犯的故事，並在部分情節要求我們協助她表演得更逼真；有牧師在完全看不出來內有教堂的公寓地下室小教堂，唱聖歌給我們聽；有破舊的公寓中，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聽得到牆角漏水聲的房間。

而我在尋找每一個公寓之間的找路過程，也變成計畫遊戲的一部分。觀眾對於身邊的建築以及都市景觀的感知，也不斷地變化。每一次與展演相遇的那十分鐘，都替 X Wohnungen 的旅程帶來新的故事和經驗，這越來越多層、越來越個人化、在那個時空裡的感官和情感經驗，因此不斷重新被定義。

二、Behind The Scenes 幕後細節

X Wohnungen 這個計畫裡的角色分工，大致可分為策展人、戲劇顧問 (dramaturgy)、製作人、製作協調小組、受邀的藝術家、居民。戲劇顧問做的事情除了給予藝術家意見、協助國外藝術家在當地的工作之外，還必須規劃兩種路線，讓同一種路線中有不同形式的展演，還要設計觀眾找路的那十分鐘路徑，計算行進的時間。

在計畫開始之前，主辦單位大約花了半年的時間在做 networking，他們向當地的政府洽詢、和該區的耆老聊天，最後在報指上刊登廣告，徵求願意免費參與這個計畫的家庭，結果收到許多願意參加的回應。

這次參與的藝術家來自本地及國外，實際進入民宅與居民共同討論工作的時間，每組不同，普遍來說是十天。有的展演租用空的公寓，而大部分的展演使用有主人的公寓。

很重要的創作概念是絕對不是藝術家已有了想法，帶進去加入公寓主人身上、用那個場地，而是相反的、有機的過程。也因此你無法比較每一個公寓或展

演，因為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也因此，不同觀眾參與的不同經驗，也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一次只讓兩名觀眾進場，所以這整個計畫能容納的觀眾數相當有限，據 Brut 表示，節目 sold out，總參加人數是 360 人。雖然與動輒上千名觀眾的大劇場表演相去甚遠，但所需花費的心力及要注意的細節一樣不少。例如因為所選地域組成份子複雜，所以他們絕對不會讓女性觀眾隻身上路，希望讓每一個觀眾是在安心的前提下去經歷每一場展演。

在每一個公寓的門口，都有至少一個工作人員，他們的功用大致為：確認前來者是參加此計畫的觀眾、說明等一下裡面進行時要注意的事項、計算時間、以及最重要的，確保每一次進到公寓裡面的只有那一組兩名觀眾。有些公寓門口前的工作人員，就由該戶的主人擔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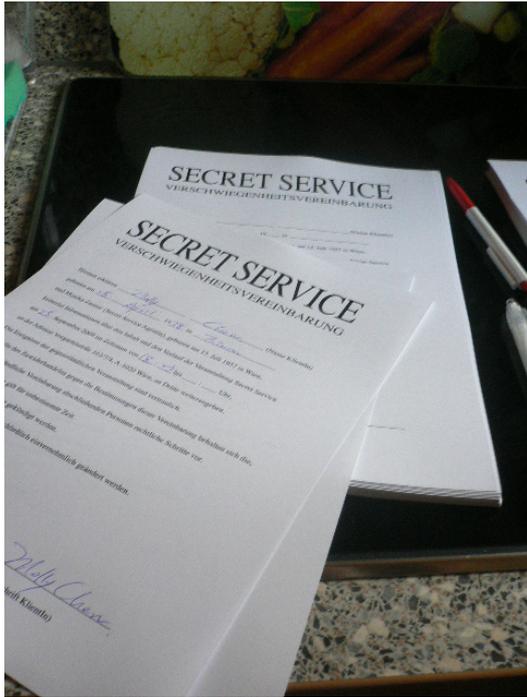
或許是因為在細節上的留心以及執行上的低調，所以 Brut 說幾乎沒有收到當地民眾的抱怨。當然也可能是同一棟建築裡的鄰居選擇事不關己的態度。

在正式對外開放觀眾的前一晚，Brut 在當地辦了開幕 party，邀請這十四個小型展演的居民以及藝術家參加，總共來了約八十個人，本來不認識彼此的社區區民，認識了彼此，而本來沒機會看到彼此在做什麼的藝術家們，也因此交流。是一個額外的收穫。但 Brut 向我強調：雖然有社會性的功能，但 X Wohnungen 仍是一個 art project，不是一個 social project。

照片：



攝影：陳怡仔



攝影：陳怡仔



攝影：陳怡仔



九、各別活動之二：Here Whilst We Walk 當我們走在一起

<http://www.herewhilstwe.de/>

活動舉辦時間：10月11-13日

我參與時間：9月下旬至10月中

地點：Prague

訪談對象：創作者及執行者 Gustavo Ciríaco 及 Andrea Sonnenberger

Here Whilst We Walk 這個計畫，其實是「4+4 Days In Motion 藝術節」中的邀演節目，但因為它的屬性獨特，以及我對它的興趣，因此獨立出來介紹。

一、活動簡介

這個計畫是由兩位編舞者所創作及表演/執行：巴西籍的 Gustavo Ciríaco 和奧地利籍的 Andrea Sonnenberger。

參與的觀眾一次最多不超過二十名，Gustavo 和 Andrea 用一條大彈性鬆緊帶把大家全部圍在一起；在完全不知道要被帶到哪裡的情況下，由兩位藝術家主導，開始在城市中進行為時一個小時的步行漫遊。一個小時的過程中，鬆緊帶圍住這個步行團的形狀，會因為經過的地景或建築地形而有所變化。而過程中，兩位藝術家也會不定時的用鬆緊帶將參與者纏得更難分難解，或藉著鬆緊帶的彈性進行即興互動，與週遭的景物即興出新的景觀。

整個一個小時的過程，藝術家對參與的觀眾只有一個要求：不能說話，也提醒大家將手機關機，為了參與者自己，也為了同行的團員。

一群人被用鬆緊帶綁在一起在城市中行走，想當然爾對於路上的行人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景象。但因為全團人沒有人能說話，不能回答旁邊好奇路人的問題，也沒有在人來人往的地方停下來，因此更增添了這個景象的神秘。也因此和路上經過人們的互動，出現了許多有趣的小互動。有觀光客對著我們照相，有路人說「不知如果我們用剪刀把他們帶子剪斷，會怎麼樣？」

和我同一梯次的觀眾，有一位是藝術節的攝影師，因為想參加，所以被要求不能照相，因為藝術家們希望所有參加者可以在免於被攝影的那種被注視的感覺下，自在地走這一趟。這位來自布拉格當地的中年攝影師，難得手上不握著相機，只是安靜、安心地和一群人在城市中行走，不說話，將其他感官打開；走

完之後他告訴我們，過程中三番兩次他有熱淚盈眶的感覺，他覺得我們像一家人。

觀眾在這一個小時中，得以專心用感官重新體會、察覺、重新發現這個城市，和共同行走的人共享整個城市空間。兩位藝術家像是城市裡的歷史學家和歷史檔案保管人員，要求觀眾安靜地跟隨他們。很自然地，步行中經過的所有人事物，對參加者而言，出現了另一層的意義。而步行團本身，以及其中的團員，也在當下的時空，對城市中的其他人們，形成了當下的風景。

藝術家表示，每一次他們規劃的路線中，都希望涵蓋很熱鬧的商業區，也涵蓋安靜的住宅區，希望能走到質感差異很大的城市角落。但是他們不會將行程安排得很緊湊。而每一次步行的速度和節奏，會因組成的成員而異。

在布拉格的路線中，我們的起點是藝術節的中心基地：觀光客眾多的 Vaclav Namesti 大道頂端，但接近尾聲時我們走到後山一條安靜的步道，那裡有一個俯瞰城市的角落，可以看到火車蜿蜒、交會，大家都有志一同地，在那裡駐足了很久，不做什麼，只是看火車。也曾路途中突然一拐彎，我們被帶入一個幾乎沒有人會經過的住宅公寓中庭，我們在那裡藉著鬆緊帶的彈力，和彼此玩起拋來跑去的互動遊戲。根據藝術家說，每一次不同的觀眾，造成每一次步行團的不同個性，有的調皮、有的沉穩、有的觀望，因此每一次的互動遊戲的長短和玩法，也都是獨一無二的。對藝術家來說也是獨一無二的經驗。

藝術家說，經常發生的是，青少年成員常常想找地方坐下，反而是年紀大的成員經常是走在團體的最前面。在布拉格的路線中，也有一次兩位藝術家們突然離開被綁著的隊伍，跑去站在一棟有雕像的建築門廊下，與雕像形成了有趣的風景。

二、Behind The Scenes 幕後細節

HERE WHILST WE WALK 著重在安靜地行走，以及敏感的感知經驗。參與者同時是表演者也是觀眾。作品創作於 2005-06 年，由 Lisbon 的「Encontros 計畫」委託邀請創作，（這個計畫由 Alcantara festival 和巴西的 Festival Panorama Rio Dança 共同合作。）計畫規定藝術家要跟來自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文化背景的藝術家合作。計畫共邀請了三位巴西藝術家及三位西班牙藝術家，而他們必須各邀請一位異文化的藝術家合作，Gustavo 因此邀請了以前合作過的 Andrea。這是個前後為期一年的計畫，總共經歷過四次在異地的共同駐村工作，四次的駐村分別為期三個星期、兩個星期、四個月、三個月。

一開始的計畫主題為「思考黑箱的意義」。通常說來，「黑箱」代表的是中性的空間。但是駐村的 organizer 安排了不同的空間讓參與的藝術家參訪，例如精神病院、醫院等等，並且安排了很多的演講課程。所以整個過程非常 intense。Gustavo 表示，相較於最後的成品，委託單位更重視的是整個過程。

Here Whilst We Walk 這個計畫在來到布拉格之前，去過四個城市：巴黎、里斯本、里約熱內盧等。

對藝術家自己來說，這個成品也已經難以去定義其範疇；不是戲劇、不是舞蹈、有行動、有 live art 即場藝術。曾經發生的趣事之一，是因為全程不說話，所以 Gustavo 在行走的過程中，有時會以手指地上的狗屎，要參加者小心，有一次一個視覺藝術的學生是觀眾之一，他以為 Gustavo 往地上一指的手勢，是舞蹈動作，因為他一直在預期一場舞蹈表演。

兩位藝術家在活動將對外舉行前，先飛至布拉格進行了一次為期三天的場地勘查。在這次的勘查中，他們先與主辦單位見面，說明自己的需求，並提醒主辦單位在接受觀眾報名要向觀眾說明的事情，並且就路徑的規劃向主辦單位徵求他們的意見和當地人的指點。

Gustavo 和 Andrea 大約花了兩天的時間踩遍布拉格市中他們想去的地方，規劃出一條路線，默記住那條路線，並且實際走兩次。並選擇在觀眾將參加的同一個時間點，例如傍晚五點，走第三次，因為他們想知道傍晚五點時的光線，而我參與了第三次的演練。後來藝術節發生期間也當觀眾，與實際前來參加的民眾，一起又走了一次。並因為要協助從旁及從後錄影即及拍照，因此又陪著另一梯次的漫遊團，走了第三次。

因為是幾乎不間斷地走一小時，所以觀眾的年齡限制在五歲以上，並且無法讓大人推嬰兒推車一起參加。在路線的最後，他們通常都會挑選一個開闊的空間，例如公園，因此人們可以在此休息，並彼此聊天。在布拉格的時候，最後挑選了一個空曠的山坡地，兩位藝術家們拿出他們一路帶著的風箏，送給參與觀眾，並現場陪大家一起奔跑放風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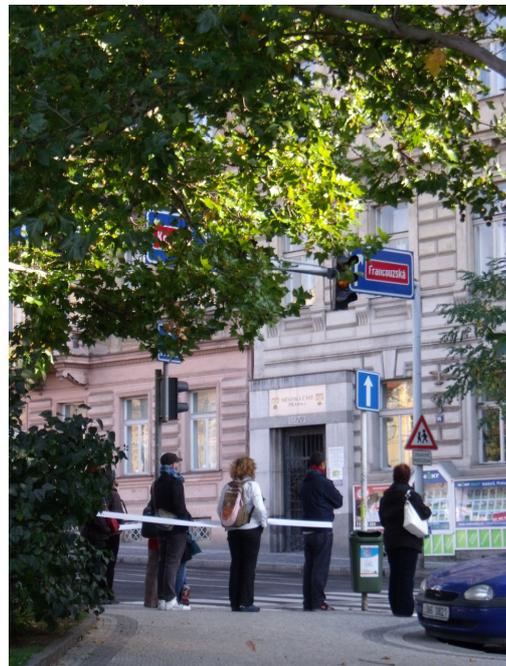
藝術家記憶中，一些印象深刻的經驗：有一次進入一個外來移民為主的社區，四周都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而他們，藝術家和參與的觀眾，卻都是白人。這種截然二分的情況，形成一種無聲的衝突。有一次在巴黎還是馬賽一個年約十歲的小男孩，在團體經過的時候看著他們，Gustavo 拉起鬆緊帶讓他進來，他就自動地走在 Gustavo 和 Andrea 中間，就像一直走在爸爸和媽媽中間，直到活動結束。他也沒有講話。就默默地離開。

這些經驗，不只對參與的觀眾來說是深刻的印象，也衝擊了藝術家本身。所以這個步行計畫本身，除了因為行走的城市不同，改變它一個小時之中的結構之外，也會因為藝術家自己的經驗，不停地生長、改變它想要傳達給觀眾的東西。

照片：



攝影：José Luís Neves



十、各別活動之三：Tours of People's Homes

活動舉辦期間：Nov. 6-8

我造訪時間：Sat 14th Nov_12am

地點：Newcastle, UK

訪問對象：藝術家 Joshua Sofaer

Tours of People's Homes 這個計畫，其實是「Wunderbar Festival」中的節目之一，因為它是該藝術節中最常被媒體談論的節目，又可以與我之前參加的 X Whonungen 並置來看，因此獨立出來介紹。

一、活動簡介

Wunderbar Festival 委託藝術家 Joshua Sofaer 創作 Tours of People's Homes 這個計畫。在這個計畫裡共有十一個節目，分別發生在十一個家。觀眾一次選擇一個節目，在購票的同時拿到詳細的地址以及地圖，在選定好的時間去造訪這個家的節目。這十一個節目，分別是十一個「主題導覽行程」，而這趟遊覽的導遊及介紹者，也可以說是節目的表演者，就是這個家庭裡的成員，是經過徵選來的一般人。

這十一個家的主人和藝術家共同工作幾個月，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家的導覽行程，或是將發生的一次 encounter。這個計畫提供難得的機會，去了解及一窺人們的家可以多麼不一樣。

看看藝術節的節目手冊上對這十一個行程的簡述：

和 Dan Civico 一起蓋一座小車棚

和 Pauline Frost 一起歡慶奇蹟療程

和兄妹檔 Peter 及 Katy Merrington 洗個澡

喜歡馬嗎？在 Carole Luby 的家和牠們作伴吧

聽 Peter Saaremets 和 Claire Webster Saaremets 講爐邊故事和墓園傳說(graveyard tails, tail 同音 tale, 隱喻他們飼養的寵物)

和 Nathalie Levi 來趟秘密談話

和 Craig Astley 一起享受被流行音樂文化包圍的感覺

讓 Kate Stobbart 邀請你一起共進下午茶

走進 Nicola Singh 的抽屜、書櫃、衣櫃

和 Katie Fletcher 進行一場晚餐食物大戰

和 Bob Hull 一起揭開這棟在 Hexham 的房子的過往

由於基本形式很類似「到人家做客並參觀他們家」，因此每一個節目的每一場次，能容納的觀眾數很少，幾乎都是幾個人而已。因此所有節目的票券，也都很快就售罄，除了主人需要準備晚餐和需時較久的節目票價較貴之外，大部分節目的票價相當便宜，約五磅。我所買到票及參加的節目是在 Peter Saaremetts 和 Claire Webster Saaremetts 這一對夫妻的家，進行的「Lost Dogs, Lumps and Lodgers」。

這個 tour 總共進行約一個半小時，是在 New Castle 一個離市中心約三站地鐵站的住宅區中。連我在內，同時間有六名觀眾造訪，共同參觀這個家。我們一開始在廚房坐下，男女主人 Peter 和 Claire 一邊煮咖哩點心，一邊與我們閒話家常，開始講述一個又一個關於這個房子、這個家、他們所飼養的寵物的故事。男女主人很明顯地是動物愛好者，我們所見的家裡已有四隻真狗真貓在我們腳邊，家裡四處也是狗狗貓貓的照片和畫像。大家吃完主人準備的點心後，兩位主人分別將我們帶開進行房子內外的導覽：花園、客廳、階梯、臥房等。導覽過程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串連，許多的故事圍繞在他們養過的寵物，帶出他們兩人的個性、嗜好、人生中曾遭遇到的衝擊等等。離去時我們並拿到小紀念品。

二、Behind The Scenes 幕後細節

根據事後向藝術家 Joshua 詢問得知，當日招待我們的 Peter 和 Claire 確是夫妻，而我們造訪的也的確是他們的家。Joshua 所一起工作的這十一組人，都是當地的居民。在十一組人當中，約有四組人有一些表演經驗。針對這些人，Joshua 花時間避免讓他們把自己發展為一個角色，避免他們「演」。Peter 和 Claire 向我們訴說的故事，也都是真實發生過的。

Joshua 起始整個計畫的想法和發展概念，他拜訪有興趣的居民、選擇要一起工作的居民，最後和被選出的家庭密切地合作完成節目。主辦單位在 New Castle 舉辦了大活動和宣傳，徵求有興趣參加的人。最後約有四十組很認真想要參與的居民，但是限於時間和規模，只能和大約十組人工作。

工作過程中有一系列共四次的集體工作坊，這幾次的工作坊可看作介紹表演的入門課。然後藝術家以一對一的方式，和每一個參加者，也就是居民，工作。藝術家自述他的角色有時像導演，有時其實就像讓對方有機會說話、探詢意見的反響板；視情況而定。

對藝術家來說，他的觀眾分三層，第一層就是這些參與計畫的居民，第二層是購票前來造訪的一般人，第三層是其他知道這個計畫但是沒有參加的大眾。

Joshua 主要以討論的方式，和每一組居民發展出屬於他們家的主題。很多次，他的確要求對方把事情「想大一點」，或是從不同的角度去想。例如，他會問他們關於他們幻想中的表演是什麼樣子，就像老師和學生工作的方式。

這個計畫的意義，可能可以從整個計畫的層面來談，也可以從每一個單獨的 tour 的層面來談。Joshua 表示，我們現在的時代，似乎對於所謂「名人」及其生活相當著迷，而相對於名人的，就是住在你家隔壁的鄰居。他一直以來都對於創造一個社群，以及將人們串聯起來這些事情，很感興趣。相較於戲劇裡的幻想，他對真實的人們和故事更感興趣；他認為實踐藝術很棒的一點，就是在於它能允許人們以不同尋常的模式思考。他希望藉由打開這些家的門，邀請人們走進去，能表現出：即使在日常的家中，尤其是對那些參與計畫的居民來說，就已經有充滿戲劇、情節、情感和美學的世界。

照片：



Lost Dogs, Lumps and Lodgers 所在的住宅區



廚房裡掛滿寵物的照片



在臥室裡聽男主人講故事 (攝影：秦嘉嫻)

十一、各別活動之四：Common Dance

活動舉辦期間：Dance Umbrella 2009

我造訪時間：October 30 Friday 7:45pm

地點：London, 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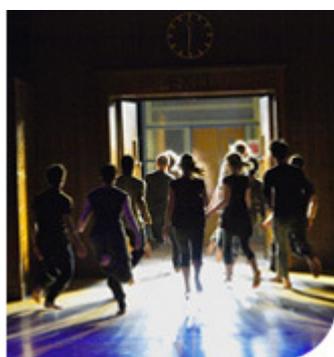
活動簡介

這是一支由英國編舞家 Rosemary Lee 編作的舞蹈。她和五十位來自當地社區的一般民眾，利用類似社區活動中心的籃球場場地，在那裡進行排練、共同創作，並呈現了這一支舞作，舞蹈的音樂並由當地社區有七十位成員的兒童合唱團唱出。是 2009 年英國 Dance Umbrella 藝術節中的節目之一。

根據 Rosemary Lee 在演出後的座談表示，創作的過程前後大約經歷四個月，七月的時候兩天，九月與十月時，每週利用一個週間的日子和週末排練。前後共四十次排練。首演是星期四晚上，而他們第一次的彩排是星期三下午。

一開始的時候有四百人報名這個計畫，在上工作坊的過程中逐漸減少為三百人、一百九十人，但因為整個舞作只能容納五十人，所以最後她還是必須忍痛作篩選。篩選最後成員的原則是這些人擁有「開放」和「分享」的態度，他們必須能和其他人 teamwork。她有八位舞者協助排練的過程。而 Rosemary 「絕不」做的事，就是教這些人編好的舞步，或是要他們數拍子。

從這些八歲到八十歲都有的尋常人身上挖掘出的質感，經過編排後，造就了一支自然而動人的作品。



照片取自 Dance Umbrella 網站(www.danceumbrella.co.uk)攝影：Sisi Burn

十二、各別活動之五：They Only Come at Night: Visions

活動舉辦期間：30 October 2009 - 15 November 2009

我造訪時間：October 31 Saturday 10:00p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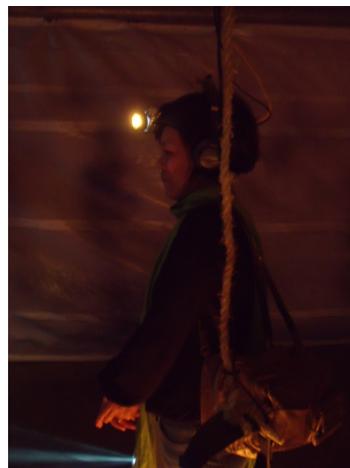
地點：London, UK

活動簡介

節目長約 35 分鐘，每隔十五分鐘開始一個梯次，演出期間每晚從六點開始為第一個梯次，十一點半是最後一梯。***They Only Come at Night: Visions*** 這個節目使用倫敦 Barbican Center 的地下停車場，運用普通的塑膠帆布、煙霧、投影、音效、昏暗的燈光，將停車場改造為吸血鬼出沒的場景，觀眾必須頭戴感應式無線耳機，隨著耳機裡傳來的指令，一步步走完這個行程。

行程從售票處報到開始，兩或三個觀眾被工作人員引導上車，在車開快要到地下停車場入口的時候，司機突然告訴乘客有危險事件發生，隨即離開，留下莫名其妙的觀眾，接著隨行人員替不知所措的我們戴上無線耳機，告知我們聽從耳機裡的指引前行，進入停車場深處，開始這個行程。耳機中有時是路線指引，有時是類似劇作的獨白。行進間偶遇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人）、自稱是吸血鬼或吸血鬼獵人的演員、一群穿著如萬聖節戲服的”怪物”們、好似 on-line game 裡被打殺的魔王影像。地下室的氣氛被經營的相當詭異，但是面對自稱是吸血鬼的演員，或是慌慌張張裝做不知道我們遇到了什麼事的工作人員，這個驚悚的經驗其實也伴隨著相當程度的滑稽感。而由於我造訪的當天是萬聖節，回家的路上地鐵裡到處是穿著鬼魅服裝的人們，這個節目的場景彷彿延伸到了真實生活……

照片：



聆聽無線耳機裡傳來的指示

十三、各別活動之六：Anna Huber in Schloss Kiesen

活動舉辦期間/我造訪時間：July 24 19:00

地點：Kiesen, The Switzerland

活動簡介

曾經與台灣旅法舞蹈工作者林原上一起合作的瑞士著名舞者/編舞者 Anna Huber，接受瑞士視覺藝術家 Chantal Michel 的邀請，在 Chantal 以城堡宅邸 Schloss Kiesen 的空間舉行展覽的期間，Anna 利用城堡花園的地窖，創作並呈現了一支獨舞。舞作呼應 Chantal 的攝影和裝置作品中對於空間邊界的探索與衝擊。

大約五十名觀眾在地窖的石頭地上席地而坐，以非常近的距離觀看 Anna 從城堡通往地窖的僕人窄門出現。現場音樂與投射燈照出的光影，伴隨著她探索地窖中不同的房間。Anna 的肢體有時候激烈有時候溫柔，她的動作強化了石牆粗糙的質地，以及地窖中沉寂了百年的空氣。

(由於演出時無法拍照，網路上也尋無相關照片，因此在此放上數張 Chantal Michel 在 Schloss Kiesen 裡的攝影展照片。)



十四、結論

(1) 相同點

這半年一路下來參加了許多活動、看了許多展演，發現每個活動之間，其實有一些相同點，是可以被歸納出來的。

(a) 對在地有深厚的情感

Oerol 的藝術總監 Joop 是藝術節的創辦人，他本來在 Terschelling 這個小島上經營酒吧餐廳，開始在自己的酒吧內策劃小型的音樂會、讀詩等活動，之後決定將活動從室內延伸到室外，進入地景之中。二十八年之後，當年的小型活動演變為國際知名的大型藝術節。當我在訪談之中問起他如何建議藝術家表演地點，他的第一句話是：「因為我對這個島如此的了解。」

Dordrecht 偶戲節的總監 Damiet，也是一手創立偶戲節的人，當我詢問她為何是在 D 市舉辦這個活動時，她的第一句話是：「因為我在這住了四十年。」在跟她聊天的過程中，可以感覺到她對整個城鎮的一草一木的感情，她說，「當你看著節目表，你看到穿梭運河間的 whisperboat，你看到這些老建築，這座美麗的歷史港口，你看著其中的戲劇。偶戲節是所有這些事物的結合。而劇場也處在整修後的歷史建物中。D 市給我可能性做到這些事情。這樣是很美妙的。」一度她曾想停止大受歡迎的 Living Tour，因為對她自己來說已做過太多屆，是人們大力的鼓勵和繼續的要求，才讓她繼續這個系列。她和當地的居民常年經營維持的友情、從新舊朋友那裡得到的回饋，我覺得都是她相當珍惜，且刺激她在 D 市不斷開發偶戲節的新場地的動力之一。

同樣的，布拉格的 4+4 Days in Motion 更是有著「藉著創新的當代戲劇作品，讓布拉格的舊空間物件活起來」的舉辦宗旨。

對以上這三個藝術節的總監或核心成員來說，這個「節」就是他們與那個地方共同生養的小孩。

而瑞士 Fribourg 的 Belluard Bollwerk 藝術節總監 Sally，是一個有趣的對照組。

Sally 受邀以外國人/外地人的身分擔任總監，當我知道她個人的背景其實是藝術史裡的戲劇研究之後，有點驚訝地問她說：但藝術節裡你邀來的節目大都是很不「正統戲劇舞蹈」的表演？她回答，因為她思考藝術節要帶給這裡的人們什麼？她喜歡跨界、喜歡無法被定義的東西。她提到她的朋友最近在布魯塞爾策畫一個以舞蹈家瑪麗魏格曼為主題的影片展和藝術節，「雖然那樣的研究對於舞蹈史來說真的很重要，但若我在這裡呈現這個，有什麼意思

呢?」「你必須思考外在的大環境、脈絡，小城裡的人們不會了解你的研究的。」

可以這麼說：Oerol 考量的觀眾對象，百分之九十五是外來者。偶戲節的訴求對象，百分之五十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偶戲愛好者，百分之五十是當地的民眾。Belluard Bollwerk 同偶戲節，而感覺上 Sally 更急欲拉攏或說推廣的對象，是當地民眾。而 4+4 Days 由於舉辦地點為大城市，則是與一百五十萬的市民相比起來，為數並不算多的當代藝文活動愛好人士；和台北的情況類似。

(b) 官僚對藝術發展戕害甚大，反之亦然

由於 site-specific 的活動，都出現在“不安全”的劇場外空間，因此特別需要和政府或者是空間所有者，進行有效率的溝通及合作，若能得到有關當局的支持，對於整體創意的刺激和發揮，絕對有誰也想不到的效果，但反之亦然。

例如 Oerol，雖然幾乎每一個荷蘭人都知道這個藝術節，而大部分我接觸的人也聽過 Joop 的名字，但是要和官僚制度打交道，依然是 Joop 最頭痛的一件事，儘管藝術節已經第二十八個年頭。他形容現在要準備的 paperwork 可能是以前的三倍多。他說：「不僅是在荷蘭，全歐洲都是這樣。是的，官僚制度，那是這個藝術節要處理的最大的問題。」而我在藝術節中認識、聊天的觀眾，也提到“以前美好的往日”時，團體只要來到島上，隨處街頭就可以演出，現在都必須先經過申請然後許可等等，有點失去的往日自由而獨立的精神。和台灣的「春吶」忠實參加者會發出的感慨，似乎有類似之處。

而偶戲節的 Damiet 提到制度上為期四年一次的補助時，也說那是偶戲節現階段最大的困境，儘管偶戲節已被列為 D 市觀光局小冊子上每年的重點活動之一：「這些種種的限制，對我的精力來說，是個遺憾。對我不好，對偶戲節不好。」

而對於 09 年“不慎”和“國立”博物館合作的布拉格 4+4Days 藝術節來說，製作人 Marketa 表示和這個無效率、不支持的公務機關的溝通經驗，是十四年來最“慘烈”的。我自己這三個月在旁觀看，的確感覺到很多時候，藝術節為了等待國立博物館的回音或是態度，而只好讓許多寶貴的時光空轉。種種的不確定性和被壓縮，抑制了許多本來可能發揮及實踐的創意，這是完全無法想像、無法彌補的損失。中間的過程可見我對於該藝術節「幕後細節」的描述一篇。

而相對於以上三個藝術節，瑞士的 Belluard Bollwerk 則相當幸運。總監 Sally

主動提到他們有個開放和支持的警察局長，願意了解他們，跟他們一起想，如果這個地方無法使用，甚至提出可以使用另一個地方的建議。這可能是比金錢還要重要的支援。

同樣是在公共空間的活動，Here Whilst We Walk 的藝術家，則是有詢問藝術節是否可幫他們準備說明紙，說明這是一場藝術活動。因為在城市的漫遊過程中，他們預期偶爾會遇到上前盤查的警察或是懷疑他們的人們，但因為步行程過中他們無法說話，因此如果需要時他們可以將說明紙遞給盤查的人閱讀。但據藝術家表示，在以往的經驗中，只有一次因為路線規劃進入購物中心，引起警衛的不悅，其他還好。

(c) 藝術為出發點

Oerol 的總監 Joop 和 X Wohnungen 的製作單位 Brut 的 xxx，說過幾乎一模一樣的話。當我問到他 Oerol 和 Terschelling 的旅遊觀光局的合作情形時，Joop 說：「我創作的是藝術，藝術是優先考量，而不是隨之而來的經濟效益」。Brut 說：「儘管有社會意義和功能，這依然是一個藝術計畫，而不是社服計畫。」我想這是當他們遇到要做抉擇的時候，心中的一把尺。

(d) site 的規模可以大到整個城市

例如偶戲節的 Whisperboat 利用運河遊船看遍小城風光；

例如瑞士的 Belluard Bollwerk 利用市中心的空店面；

例如維也納的 X Wohnungen 選擇一個相當於台北的「萬華區」的區域進行；

例如 Here Whilst We Walk 將都市做為他們行走的舞台；

例如 From Here on Out 針對 New Castle 市中心設計路線和內容；

藝術家們將關照點放大為整個城市，希望人們重新認識所屬的當下時空。

Joop 說的好：「作品和身分認同及所處的環境緊密連結，提供觀眾更多的思考面向，而活動本身也會在它所舉辦的地點更加根深蒂固。」

(e) 平台

大部分藝術節都有特別的規劃和機制，讓藝術家可以相遇、認識，這些規劃同時兼具人才培育的功能。例如 Oerol 的 Atelier，例如 Belluard Bollwerk 每年的競賽項目。而其實偶戲節也有一個 Experiment Day，從早到晚呈現數個學生或年輕團體的節目，並在每一場演出後安排座談會，針對「偶」這一門藝術。而 Belluard Bollwerk 的 Sally 自己也表示，藝術家相聚之後的新能量、新動力，同時對她自己，主辦策展單位，也有很大的啟發和專業上的進步。

(2) 趨勢

以下並非嚴謹的學術研究結論，純粹為我這半年看到的東西的感想：

(a) 就像所有的藝術種類一樣，科技已刺激藝術家，成為許多 site-specific 計畫中最關鍵或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 Wunderbar 藝術節中的 From Here on Out，若沒有互動式導航手機，若沒有逼真的動畫科技，這個作品就無法成立。例如 Slung Low 的 They Only Come at Night: Vision，若沒有無線感應耳機讓觀眾可以戴著自由行走並做出回應，這個作品也無法成立。

(b) 步行是洗滌和淨化

台灣很多表演工作者都早已認同行走有靜心、專注，類似打坐和冥想的功能，它們都具備戲劇中洗滌和昇華的功能。設計讓觀眾必須經過行走而體會或「看到」的過程，是這幾個 site-specific projects 中的共通點。另外，偶戲節的 Damiet 也說：「每個表演點之間可以維持距離，但是都步行可及，這賦與了一種人性的面向。」

(c) 模糊 與 流動

誰是觀眾？誰是創作者/藝術家？

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誰是主動？誰是被動？

是誰娛樂誰？是誰提供內容給誰看？

在 X Wohnungen 的社區地下室小教堂裡，正當牧師在向我們說話時，突然走進一位女士說要參加當晚的聚會怎麼都沒有人，而牧師向她解釋她記錯了時間，我和在現場的另外一位觀眾皆懷疑這位女士是不是安排好的、是演員吧，可是又不太像.....，而當我們最後和主辦單位的人聊起來時，才發現剛剛的女士可能真的是突發的小插曲。

而我在 X Wohnungen 第一站遇到的小姐弟，給我和另一個觀眾戴上牛頭馬面的頭套，命令我們從門口爬到他們家客廳.....；當時我玩得非常開心，我想我娛樂了我自己。

Tours of People's Homes 裡面的女主人，當她向我們介紹家中的故事，介紹到家中舊照片時，我們可以看出她對於剛剛過世父親的懷念。而她似乎也藉著像我們訴說，釋放出很多情緒。

Wunderbar 裡面的遊戲 Sandpit，其中一個遊戲即是由不認識的觀眾組隊假裝是新聞播報團隊，有人是攝影師，有人是主播，有人演出被報導的內

容.....，主辦單位提供錄影錄音器材，錄好後播放出來給所有的參加觀眾看。

Belluard Bollwerk 的 Story Cafe，邀請前來參觀這個計畫的觀眾說故事，錄下之後，經過簡單的剪輯，又成為展演內容的一部分。

而就算是 Oerol 裡的 Wiek，坐在類似圓形競技場觀眾席上的那一圈觀眾，也成為圍堵著場中舞者，讓她們無路可逃的一面人牆了。

私密和公眾、熟悉和陌生、真實和再造；這之間的分野在我這次看到/參與的幾個計畫中，都完全被模糊掉。計畫中每個人的角色分工經常轉換、流通；有時是藝術家和主辦單位刻意達成的目的，而有時是因為在那樣的情境裡，你 simply 就再也都畫不出楚河漢界了。

(3) 對個人工作計畫的啓示

在談到地景劇場時，Joop 說了一段很有趣的話：「夏天永遠是戶外的，而冬天永遠是室內的。冬天你用黑箱劇場，而夏天你用所有的空間。你不應該在夏天做一齣像你在冬天做的戲。那不是做戲的方法。觀眾來是想看到藝術家們怎麼用空間。」當我在瑞士時，瑞士朋友告訴我：夏天電影院生意比較不好，因為人們都想往外跑，不想悶在裡面；而我告訴他，台灣的夏天，大型購物中心和電影院生意都很好，因為外面太熱，人們都想待在有冷氣的地方。我們都覺得很有趣：自然環境造就人們不同的生活型態和習慣。

Joop 也有講過一段話，我想不只是 site-specific 的節都適用：「如果你要辦藝術節，你必須知道為何要辦、要在哪裡辦。刺激人們去看、去感覺所在的地方，因為這樣藝術才會進入那個地方。所以你才能有一個具有清楚特色和身份的藝術節。」

以上將這次在歐洲觀摩和考察的所見所聞，以及心得感想，紀錄下來，希望可以與現在正在閱讀這份報告的人分享，希望有所幫助。site-specific projects 牽涉到的人事物層面很廣，執行起來有其複雜度，在開始前盡量先將資源和經費評估清楚，建立最多的結盟和合作關係，應該是最重要的。在出國前我已和朋友在討論想做的「屋頂藝術節」，會繼續討論下去並找機會實現。